

<<不失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不失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4114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4116

出版时间：2008年5月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孔亚雷

页数：359

字数：17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他，29岁。

身高1米75。

体重在58公斤上下浮动。

在某大公司做最底层的小职员。

特别喜欢吃千岛牌色拉酱。

平时喜欢看外国小说听西方音乐。

喜欢跑步和打篮球。

还有什么？

住在靠近机场的廉价公寓。

单身。

噢，不过，最近经常跟一个混血女郎睡觉。

”一句话，他过得庸庸碌碌无聊透顶——但却自得其乐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发现，自己貌似平静、自给自足的人生其实完全被操纵在别人手里：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控制了他的记忆，并由此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高级商业间谍的角色。

这种人被称为不失者——每完成一次任务，他的记忆就会被清空一次。

于是，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，为了追寻真正的自我，他和十九岁的“未来女孩”踏上了一场奇妙的逃亡之旅。

古怪的人物和离奇的事件纷纷登场：白色怪人。

巨人舅舅。

奇特的海滨旅馆。

潜水人和海底的时间阀门。

深山中的神秘老人。

海岛上的迷宫。

恐怖血腥的战争回忆。

雾中的谋杀。

蓝色大象。

……一个个悬念接踵而至，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，如迷宫般奇巧的结构充满了回环、曲径和分岔，散发出迷人而无限的可能性：真实与虚幻。

梦境与现实。

暴力与温柔。

过去与未来。

自我与非我。

生存与死亡。

在这座小说的迷宫中，所有的对立都融为了一体，一切的界限都变得暧昧不清。

无论是仿佛经过冷处理的冷寂、内敛而又不失文人风趣的文体，还是波诡云谲的想像力、凝重稠密的氛围，抑或质问工具理性、技术主义以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题发掘，这部小说都让人想起当代的许多后现代小说大师，比如唐·德尼罗，比如村上春树，比如保罗·奥斯特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“不失者”这个近乎生造的名词令人感到意味深长，看完小说，你也许会发觉，从本质上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失者。

## <<不失者>>

### 作者简介

孔亚雷，小说家，1975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，1997年毕业于上海外贸学院，现居杭州。小说及译作散见于《收获》、《十月》、《当代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外国文艺》，短篇小说《小而温暖的死》入选“2005年度短篇小说”，《芒果》入选“2006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”。2007年翻译出版美国作家保罗·奥斯特的长篇小说《幻影书》。

《不失者》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<<不失者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红兔第二章 火星人与混血女郎第三章 爱丽丝漫游迷宫第四章 爱丽丝继续漫游迷宫第五章 不失者第六章 爱丽丝漫游台风世界第七章 走在海豚大道上第八章 爱丽丝再度漫游迷宫第九章 ×××  
×年八月二十一日第十章 蓝色大象第十一章 ××××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后记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红兔 2. 登上了望塔、过去的星光 外头很冷。

空气清冽得令人肺叶猛地往上一提。

温度比昨天要低。

并且风大，风脚贴着地面疾走，到处卷起一片片雪末。

放眼望去，整个空旷的海滩仿佛在微微地冒烟。

场景颇为壮观。

我伫立观赏片刻，继续跑步。

跑了一大圈，身体还是没有热起来。

连海涛声听起来都像是冻僵了似的。

天色明朗，远处的景物清晰得有些刺眼，看来雪不会下了。

虽说是晴天，但化雪会比下雪还要冷得多。

跑完步，回到屋里。

淋浴。

做了简单的早餐来吃。

坐在餐桌边，呆呆地往嘴里送烤面包片时，发现壁橱的门半掩着，露出地图的一角。

显然是有人动过了地图，而且此人希望我能尽快发觉地图被动过了。

会是谁呢？

我起身转过餐桌，拿出地图，在桌上铺开。

果然有人动过手脚。

在我标明度假村的地方，拉出一条长箭头，箭头通向右上方的空白处，那里画了幅简单的别墅平面示意图，在储藏室位置用五角星作了个标记，五角星与我画的瞭望塔之间被一条虚线连接，虚线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小字：地道。

这么说，在这套房子的储藏室里应该有扇暗门，后面有地道通往山顶的瞭望塔。

理论上是可能的。

储藏室同书房挨在一起，都没有窗户，一侧墙面直接与屋后的山体相连。

储藏室我进去过一次，里面堆满了漏气的篮球帆布帐篷弦断掉的大提琴之类的破烂玩意儿。

不过，究竟是谁、出于什么目的画的指示图呢？

难道是红兔不成？

或者，岛上还有另外的人？

不管怎样，我决定要去看看。

跟世界上所有的储藏室一样，这里的灯光也昏黄得感觉恍如置身洞穴。

墙上投映出各种物件静默的影子，影子仿佛也落满灰尘。

空间呈细长状，就像个走廊。

什么东西都有。

其性质和类别的搭配怕已直达想像力的颠峰。

生锈的打字机上摇摇欲坠地立着高大的铁烛台，烛枝间结满蛛网。

甚至还有幢佛像。

一人高的石头佛像向前伸出的手臂上挂着一套潜水服，潜水眼镜正对着他的肚脐。

圣诞树歪倒在空掉的水族箱里。

侧耳倾听，好像能听到时光正蹲在它们中间静静地呼吸。

我小心翼翼地跨过几根摊在地上的桌球棒，最终来到一只占据整个墙面的立橱面前。

深呼吸几下，我毅然拉开橱门。

里头闪出一面旗帜模样的东西。

定睛细看，橱内没有通常的横档，只悬着一幅巨大的由许多同心圆组成的深绿色标靶。

质地是硬帆布的。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靶心附近有几个洞眼。

看来有人对着它发射过货真价实的子弹。

有丝缕的气流从洞眼涌出，这点只消用手掌覆在上面即可明显感觉的到。

在标靶的右边边缘摸索到一圈垂下的细绳，不出所料，试拉了几下，跟窗户卷帘的原理差不多。

我将力道集中在手指，往下匀速地拉动绳圈，帆布标靶颤抖着身体缓缓收起，黑黝黝的地道入口豁然现出。

我钻入立橱，在那儿站了一会。

心跳得厉害。

开始什么也看不见。

一片漆黑。

仿佛全宇宙的黑都集中于此的黑。

空气里有一股怪味儿。

那气味让人想起不慎打开了囚禁恶魔的魔瓶时的感觉，也许马上会出现一个魔鬼巨人。

魔鬼仰天长笑之后，宣布要满足我三个愿望。

该提出什么样的愿望才好呢？

我停止胡思乱想。

地道入口的轮廓像底片浸入显影剂那样逐渐浮现出来——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。

这世上大概没有什么黑暗不能为人的眼睛所适应。

看起来，地道的横截面为被稍稍压成扁长的半圆形，弧形顶，最高处大约有2.5米，宽约2米。

表面均被混凝土水泥浇注，摸上去潮潮的。

不知道有多长。

再往里又是黑暗的疆域。

就像头向下伸进深不见底的深井。

我退出橱门，走出储藏室，准备下午再进地道一探究竟。

我在背包里放入大号手电筒，原子笔和黑皮记事簿，烟和打火机，水壶，压缩饼干，望远镜和指南针。

为防止迷路，又下酒窖搬了厚厚一大捆绳子摆到储藏室地道入口。

忙完这些，已经上午11点。

我打开音响，坐在起居室沙发不思不想地听完了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。

布鲁克纳特别适合在这种寒冷漂亮的晴天听。

有淡淡的苍白的阳光投在原木地板上。

中饭吃下一大碗鸡肉蛋炒饭。

吃完喝了一杯黑咖啡，糖没加，奶精没加。

稍事休息，抓了一块巧克力塞入羽绒服口袋，戴上绣有加拿大枫叶国旗标志的暗绿色毛线帽，背上背包，对着玄关的穿衣镜照了照。

蛮不错的！

足可以上电视主持野外探险节目。

我牵动嘴角，对着镜子浮起浅浅的人类称之为微笑的表情，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，笑得有欠自然。

如此想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微笑了。

在这里无需微笑，正如在南极无需冰箱。

我把绳子一头系在一根桌球棒上（桌球棒横着抵住立橱门口），另一头在腰上缠了一圈，打个水手结，右手握着手电筒，走入地道。

走几步便回头看一眼储藏室立橱打开的入口处，用左手确认腰间的绳索没有滑落。

脚步声在地道里发出奇妙的回响，一旦停下脚步，便听见哪里有间断的滴水声。

用手电照射弧顶，发现顶上凝着很多水珠，可能是因为这里面的温度比外边高许多的缘故。

我穿得太多了，行走之间，汗从额头和腋下沁出。

再次回头时，入口已经变成一个手表表盘大小的白点。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地道又直又长。

我继续前进。

越往里，黑暗越变得浓稠。

手电筒的光柱犹如海底探照灯般上下左右移动。

这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美国电视系列剧《X档案》，片中经常出现身为FBI干探的男女主角手持电筒在昏暗废墟中穿行的镜头。

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行动未免过于轻率，根本搞不清楚地图上的地道标志是否正确，也许这是个圈套，也许有人想将我引入这里一举杀之。

但事已至此，想也没用。

我又本能地回头看看：入口的小白点不见了。

双脚顿时像被从地面哪里伸出的一双手一把抓住脚踝似的无法动弹。

心跳遽然加速。

我吞了口水，平定一下呼吸，平衡着转过身——黑暗中方位感和平衡感正在分崩离析——用手电的光柱查看一番。

原本笔直的地道在不知不觉中拐了个和缓的弯度。

全身绷紧的肌肉呼地一声松懈下来。

我确认一下拖在地上的绳索，回过身来。

再没走几步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十字形的岔路口。

一条向左，一条向右，一条向前。

我站立片刻，感觉有点虚脱。

空气恐怕不够畅通，这里，我想。

黑暗浓重得好像要将身体的各个部位溶化掉一样。

但同时又有某种奇特的快感袭来。

我关闭手电，伫立不动，将自己完全交付于完美的黑暗。

我觉得自己正在慢慢消失，慢慢与黑暗融为一体。

我没有了。

这也未尝不可。

这很好。

我在变得稀薄，我在被吸入黑暗之中。

很快，很快一切都会消失得一干二净。

但有什么在撼动我的心，有个声音在敲打我的胸腔。

不行！

这样不行！

那个声音说，一切都还没有结束，你还什么都没有找到！

我还什么都没有找到。

可是，问题是——我究竟在找什么？

时间稍长，感觉到右边有微弱的气流感传来。

我回过神，掀亮手电筒。

右边。

右边的地道是通向瞭望塔的，我推测。

从外面的地形看，瞭望塔位于度假村右上方的山顶上。

于是，我振作精神，毅然迈入右边的地道。

有薄薄的阶梯，阶梯的坡度渐渐往上倾斜，好像是在通向山顶。

走了没多久，地道到头了。

顶上出现一块普通井口大小的洞口，气流就是从那儿灌下来的。

一架垂直的铁梯从地面升起，伸入洞口。

我站到铁梯旁抬头仰望。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洞口的那一边同样是黑乎乎的。

但若注目凝视，便能感觉到那边的黑暗没有地道里的这么厚重。

我调整了背包的背带，像侦探电影中常看到的那样用牙咬住手电筒，双手抓住铁梯向上攀援。

洞口向上是一段类似于井的垂直通道，大小仅容一人通过，铁梯紧贴着井壁。

爬了19格后，有隐约的涛声传来。

我钻出通道，坐到地上喘气休息。

如果没有弄错的话，这里应该就是瞭望塔的底层。

我已经大汗淋漓。

我将腰间的绳索松开，系在通道出口的铁梯上，拉下羽绒服的拉链透气。

休息片刻后，起身用手电察看周围。

这一层相当高，估计足有十多米，面积倒不大，总共不会超过20平方，四壁全由岩石筑就，没有任何入口。

中央则有螺旋型的水泥楼梯通向上层。

我踏上楼梯。

较之地道里的黑，这里的黑暗多少显得虚弱几分。

人也觉得轻松了不少。

随着楼梯的上升，海涛声像有人在用手调节音量旋钮似的慢慢增大。

我集中注意力用手电照着眼前转来转去的楼梯，以免脚步踩空。

螺旋型楼梯每每令我想到时光隧道，走得人头晕目眩，更何况是在一片漆黑之中。

第二层的空气仿佛置换一新。

有风和海水的气息涌入。

海涛声听起来简直心旷神怡。

我深深吸几口气。

有哪里不对劲！

我猛然觉得。

我关闭手电，放松身体，静静地等待。

等待什么闪过脑海。

这一层的四壁都凿有瞭望口，从位置和大小看，可能是在战争时期用来摆放重型机关枪的。

从我前面的瞭望口看出去，是沉沉的夜。

等等！

——夜？

有什么在狠狠地踢打我脑中软软的那一块。

夜？

！

问题出在时间上。

进地道的时候看过表，是下午1点25分。

穿越地道的时间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个小时。

也就是说，现在应该充其量不过下午3点左右。

我借手电光看腕上的手表。

表停了。

停在1：32的数字上。

我到底在地道里度过了多长的时间？

莫非时间在地道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不成？

别忘了，在卡罗尔宇宙，时间是相对的。

红兔的话在我耳边如钟鸣般响起。

一切正在变得越来越离奇，越来越不可思议。

我想。

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红兔。

卡罗尔宇宙。

地道。

消失的时间。

就像被卷入强劲的旋涡一样。

旋涡通往另一个世界。

一个我无法很好把握和理解的世界。

我很想叹气或者吸烟。

但两者都不可行。

原因不清楚，反正不愿意在黑暗中叹什么气。

烟和打火机都在背包里，摸出来麻烦得很。

先登上塔顶再说好了。

我将身体拉离靠着的石壁，继续往上爬楼梯。

三层和四层的结构跟第二层大同小异。

不同之处在于瞭望口。

三四层的瞭望口大小形状各异，分布的位置也不规则，有的几乎紧贴地面，有的则超过一人高。

完全猜测不出究竟功用何在。

但感觉上绝非是随意开凿的。

其中似乎蕴涵有说不出的含义，如同某种密码。

再上去就是塔顶——露天的瞭望台。

一登上瞭望台，漫天的星光便扑面而来。

星空无边无际，漂亮得令人窒息。

从未见过这般璀璨而壮丽的星空。

在经历过这一番跋涉之后，眼前突然闪现如此景致，我觉得几乎站立不稳。

我低下头，手扶住瞭望台的边缘。

瞭望台边缘被筑成长城烽火台的模样。

中间楼梯通上来位置有块水泥基座，以前上面可能立有支撑顶盖的柱子之类的东西。

但现在柱子也好，顶盖也好，全都不知去向，只留下基座上一圈伤疤似的痕迹。

我走过去，卸下背包，在基座躺下，合上双眼。

海涛声犹如抚摸般一遍遍淌过身体。

风里有股咸涩味儿。

睁开眼，满目皆是星光。

过去的星光。

数以亿计的细小光锥从黑色的天幕静静地垂落下来。

我敞开身心接受星光的洗礼。

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。

它们穿越了漫长的时光而来，它们是为我而来。

仰面凝视夜空的时间一长，有各种影像和片段叠加着掠过视网膜。

但影像过于模糊，速度也太快。

就像醒来后回忆做过的梦那样。

过去！

——我猛地意识到，跟星光一样——它们也来自过去！

来自我的过去。

来自我过去的人生。

那究竟是怎样的人生呢？

我又是怎么来到这座岛上的呢？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你还什么都没有找到。  
我想起地道中回荡在我胸腔的那个声音。  
我还什么都没有找到。  
由此推断，我想必是失去了什么。  
为了寻找那失去的什么，我才来到了这里。  
我失去的是什么呢？  
兜了一圈，问题又回到了起点。  
我失去的是什么呢？  
我在寻找什么呢？  
我从水泥基座上坐起来，竭力清空脑袋。  
打开背包，喝水，吸烟，咀嚼在羽绒服口袋里焐得发软的巧克力。  
巧克力一旦发软，咬起来就像某种特殊的泥土。  
吃完之后接着躺下一边抽烟，一边仰望闪烁的星空。  
心底慢慢温暖起来。  
仿佛有什么在胸口融化掉似的。  
从天空洒落的星光带有某种祝福的意味，我觉得。  
不过，光靠祝福是远远不够的。  
身上的汗收干后，手脚开始变得冰凉。  
我起身背好背包，向头顶的星空行注目礼以示告别。  
然后打亮手电，顺原路返回。

3. 海边的烟火晚会 第七天。  
姑且算作第七天。  
否则我脑中的时间表会乱套。  
当然很可能已不是第七天，也许已经过了十年，也许已经过了一个世纪。  
时间是相对的。  
但对我来说，这是我来岛上后的第七个白昼。  
也就是第七天。  
城市里的人称其为星期日或礼拜天。  
上帝已经把要造的统统造好。  
大部分人上午睡懒觉。  
电视台推出晚间周末综艺特别节目。  
酒吧女宾送免费啤酒。  
报纸变薄，新闻减少。  
收音机音乐频道放一整天的流行歌曲。  
但这里并非城市。  
这里是岛。  
这里没有收音机（即使有也收不到信号）。  
没有酒吧更没有女宾。  
当然也没有懒觉。  
我到七点半准时醒来。  
大概是昨天又钻地道又登塔的缘故，全身酸痛。  
整夜都在做梦。  
但具体的梦境半点儿也记不起来。  
能记得的惟有在不停做梦这点而已。  
我眼望着阁楼斜顶上的几乎落地的天窗，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，等待黏在身上的梦感如退潮般远去。  
窗外能看见海。  
早晨似乎带有魔力的阳光把海染得闪闪发亮，宛如初生。

## &lt;&lt;不失者&gt;&gt;

海鸥炫技似的上下盘旋。

新的一天降临了。

第七天。

我在心里说。

无论如何——姑且算作第七天。

新的一天照旧从跑步开始。

天气转好，一夜之间海滩上的雪迹已经无影无踪。

（不过，真的是一夜之间吗？

）连风的棱角也变得柔和起来。

空气里微微漾出仿佛春的气息。

吃过早餐，我走到朝南游廊的木头长椅上坐下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接着上次的页码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总给人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。

所谓命运大概就是这么回事。

书看累了，我转而去看远处翻卷着白色浪花的海。

海也看腻了，便闭目养神。

闭上眼睛，阳光照在脸上的触觉似乎截然不同。

我本打算就自身的命运思考点什么，但脑袋运转不动。

就像黑暗中伸出手在空抽屉里胡乱摸索那样，所到之处，全都空空如也。

算了吧，我想，失去的已经失去，发生的正在发生。

一来二去，困意上来。

简直像晕过去似的——我在暖暖的阳光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醒来时发现红兔站在身边。

我揉了揉双眼，以确定不是在做梦。

他依旧穿着上次看到的三件套黑色燕尾服，以饶有兴致的目光注视着在长椅上蜷成一团的我。

“睡着了，你。

” “晤。

”我挣扎着坐起身，用手掌上下大力搓脸。

“天气真叫好！

海边就是这样，气候变化无常。

”他边说边环顾四周。

不知为什么——也许是因为刚刚醒来——我觉得心里有股闷气，很想借机发泄一番。

搓完脸，我挑衅似的冷冷盯着面前的红兔。

……

<<不失者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孔亚雷的这部长篇小说令人想到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等更具村上春树文学本质的作品，并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。

而这一境地，便不是简单的技术性模仿所使然，而须以精神的谐调、心灵的契合为前提，同时更需要波涌浪翻的文学才情。

套用一句老话，他可以说颇得村上文学的“真传”。

——林少华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